

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赛获奖作品(1)

由中国微型小说学会、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主办的“第二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赛”，经过近一年的参赛、评选，已于日前揭晓，上海文艺出版社新近出版了大赛获奖集。本版选登其中几篇获奖作品。

转场的哈萨克(一等奖)

刘斌立

十月，乌尔达拉克决定辞职了。父亲三天前的电话，告诉他到冬季牧场去。上百只牲畜，是他们家的全部财产，需要一起完成迁徙，是一项非常浩大的“工程”。父亲已经年迈，需要人去帮他。乌尔达拉克是长子，下面只有一个还在读高中的妹妹，他必须回去。哈萨克族是一个永远在路上的马背民族。他们为了牲畜的生长，要在春夏秋冬辗转于四个牧场。这些年牧场退化，他们已经越来越少转场了，只能夏季一个牧场，冬天迁到一个暖和一点的过冬处。

乌尔达拉克今年七月从乌鲁木齐的大学毕业，好不容易在一家医疗器械的公司找到了销售助理的工作。这已经让很多不得已又回到家乡的同学艳羡了。大学时每到转场，乌尔达拉克都请假回家，帮家里打理异常辛苦。可现在刚刚找到工作，马上请那么长时间的假，领导很难理解，更难同意。

乌尔达拉克和父亲在电话中发生了争吵，他觉得现在转场可以租用汽车，不用像以前那样骑马赶着羊群和骆驼。他说很多同学的家里已经用汽车运输物资和牲畜转场了。可是当父亲听到这些时变得异常生气。老人觉得，一个哈萨克人必

须尊重传统，乌尔达拉克作为长子必须继承这些。

回到家已经是三天以后的夜晚，乌尔达拉克只跟母亲和妹妹打了招呼，并没有跟父亲说话。为了转场，工作丢了。父亲那晚指挥着第二天的工作，要求乌尔达拉克独立完成拆卸毡房、查看病兽的事。乌尔达拉克回答：“以前都是跟着你做，我自己不会干。”

父亲大怒：“哪个哈萨克男人不会做这些就是废物！”

乌尔达拉克也不示弱：“我不需要靠做这些来生活。”

话音刚落，父亲的马鞭就扫过来。

乌尔达拉克流着泪，拿起强光手电，走出了毡房。

第二天清晨，父亲宰了生病的羊煮了肉。乌尔达拉克在母亲的协助下拆卸了毡房。

迁徙开始了，女人负责孩子和家当，男人要驱赶并追回跑丢的牲畜。当有大卡车拉着其他转场的人家从他们的身边开过时，父亲则用很嘲讽的口气问候车上的族人。乌尔达拉克不多言语，只是在父亲的指挥下扬鞭策马。

五天的迁徙终于完成了。父亲搭建毡房，母亲煮奶茶准备吃食。乌尔达拉克准备宰杀体弱不能过冬的牲畜，用于狂欢聚会。转场完成，人们都会聚在一起喝酒庆祝。

狂欢那晚，乌尔达拉克独自走出了毡房。刚才他听到父亲跟族人讲，他不想让女儿高中毕业就回家出嫁，他希望女儿也考上大学到城市里去。乌尔达拉克嘴角嘲讽地抽了一下，心想：考上大学又有什么用，找到工作不是还得回来转场吗？

秋夜，乌尔达拉克感觉到孤独、无助。工作已经辞了，父亲难道是真的要让他回家放羊吗？

“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取名乌尔达拉克吗？”父亲突然出现在他的身后，扔给他一件羊皮背心。

“乌尔达拉克在哈萨克语中的意思就是孤独的人，哈萨克在草原上已经越来越孤独，牧场快养不活我们了。”

父亲坐在一块石头上，示意乌尔达拉克也坐下。

“这是我们家最后一次转场，明年春天，我和你母亲就要去定居点了。政府在县城旁边修了很多房子，免费给我们住，只是不能再放羊了。你明天就回城做个城里人吧，你妹妹要是考上大学，让她也去。”父亲说着话，点上了根烟。

寒冷的空气中，白烟缭绕着特别显眼。

他并没有看到乌尔达拉克脸上的意外，继续说道：“我只是想你回来跟我学会如何转场，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我老了，草场一年不如一年，在马背上的日子要结束了。我只想我唯一的儿子，虽然进了城，但还是哈萨克，他应该知道怎么在马背上过日子。”

那晚，乌尔达拉克喝了很多酒，第二天独自回城了。回城的路上，他看到了很多定居点的房子星罗棋布

在城市的边缘。他想，那里真的是哈萨克的归宿吗？

世相录四题(二等奖)

徐慧芬

眼睛

他突然倒在桌案前，醒来已失语。

他睁开眼，艰难伸出一指，指向自己的眼睛。

儿子略怏，顿悟，泪泉涌。父亲曾不止一次对家人说过：一生多难，身体已衰，惟眼睛尚亮，死后就吧角膜捐出，给人间添份光明吧。

心痛，难舍，但又怎能违背？儿子取来笔墨，手颤抖，替父写下遗嘱，将它放置父亲眼前。

他注目良久，复又伸出一指。儿子再看，惭愧，慌忙中，竟错了一个标点。

工工整整，重抄，再呈上。他按下手印，目含笑意。

一个月后，他去世。碑文很简单：祁光明，存世六十载，乡村教师四十载。

鼻子

烧饼铺隔壁搬进一卖活禽的，杀鸡宰鸭，烧饼老板嫌臭，要其搬走。卖活禽的不从，并奚落：你只管闻饼香，何必嗅禽臭呢？烧饼老板气恼，拳脚相向，未果。

为邻初，龃龉不断，后渐渐平息。再后，两家竟和睦。某日，卖活禽的诬称：不日就要搬走。烧饼老板闻讯，拽手挽留：既成友邻，何必再搬呢？卖活禽的笑说：不搬，每日送我俩烧饼即可。烧饼老板捶其一拳：何不早说呢！

嗣后，卖活禽的对妻说：属你厉

害，别人弃之的，你做人情送上门，每日一点鸡鸭肠血，就将他鼻孔堵住，分不出香臭了。

嘴巴

某君，嗜吃，人称老饕。一日赴宴，满桌野味。老饕笑谈：均尝过，惟天上龙肉尚未亲近。

是夜，老饕卧榻，忽电闪雷鸣，一庞然大物披鳞挂甲，破窗而入，扑至老饕榻前。老饕惊问：谁？大物笑道：闻君念我，特来拜访！言毕，长须轻拂老饕脸面。老饕定睛片刻，遂揽须入口，一阵风卷残云，大物已入老饕腹中。

俄顷，老饕脸色骤变，全身痉挛，狂吐不止。竟吐出油土一堆，宛如坟莹一座。土中传来嗡嗡之声：君可知，千万年前，吾本地球上头号老饕也……

老饕大骇，梦醒。自此性变，成素食者。

耳朵

两人交往快一年了。她觉得该征求一下母亲意见，做出决断了。

她买了三张电影票。他随她踏进影院。他不知道有一双眼睛一直盯着他。

母亲向她摊牌：不行，耳朵小，小耳之人没主见。你爹就是榜样，一辈子拿不起大主意。你不能步娘后尘，再吃亏。

可不，她也觉得父亲太窝囊，事事处处听娘的。可不，她也发现那人无主张，买件小东西也要征求她，这个可好？那个行否？

思来想去，一辈子的事，主意要拿定。她忍痛，断了。

他不死心，穷追不舍。直到三年后，她的大耳朵丈夫将她打出家门才歇手。

感谢生命的美意

廖智



摘下了氧气罩，兴奋地问我，姐姐，你可以自己翻身啦？我说，嗯！

接下来，我和小男孩开始交流。我问他，你还翻不动吗？他说，我翻不动，好疼，腿像灌了铅一样，好重。我说我也是，但我们还是要学着靠自己翻身，免得总拖累身边的人。为了让他也尽快学会翻身，我拉着床单开始给他做示范。突然，他说，姐姐，你的腿流血了，好恐怖啊！我仔细地看了一下我的腿（截肢以后，我一直没敢真正看过我的腿），发现纱布前段已经被血染红了，天哪，太恐怖了！我不敢再看下去了。

在疗伤的过程中，换药是最恐怖的。记忆最深的除了痛，没有别的。可怕的感染终究还是没有放过我，腿上除了截掉肢体的那一部分受了感染，整个膝盖也未能幸免。术后没两天，大雨整整下了一夜。第二天早上，从帐篷中醒来，发现床都被雨水浸湿了。当晚，我的伤口便大面积感染，连新生的皮肉也开始腐坏。医生为我换药时，先一点点地刮掉已经腐烂的肉，然后，再用棉球塞进伤口一点点填补，以防感染继续恶化。

一到换药的时候，出于恐惧和疼痛，我总会流很多汗，每次都将衣服全部浸透。我从不敢正眼看换药的过程，太恐怖了！只要听到换药车推过来的声音，我都忍不住会汗毛直竖。但每一天，换药就是我的必修课。换药往往一换就是一个多小时。我无法逃避，只能煎熬。

其实，恐惧换药的不仅是我一个人，整个医院的伤员都是一样。一听到换药车的声音，许多人便先吓得哭了起来。每天到换药的时间段，就能听到医院上下一片哀号。奇怪的是，我却哭不出来，也叫不出来，换药时只是不停地冒汗，紧闭双眼，咬住嘴唇，不想再看见这恐怖的情景。

其实，每天面对这样的巨大压力，人不可能不压抑。即使换完药，心情也不会好。因为这只是今天的折磨，明天还要继续重复。这种时候，唯一能让我振作起来的，就是笑话。每天换完药，我就马不停蹄地开始跟周围的人聊天、讲笑话，讲各种各样的笑话。很多朋友和志愿者来探望我，问我需要什么。我说我只要搞笑的片子，其余的什么都不要。

47.这一惊非同小可

裴国庆自从确认陆副庭长亲自接办王根宝的申述案之后，就像吃过了一颗定心丸。可是好些天过去了，陆副庭长那边始终没有动静。这日下午，他决定去找一下陆副庭长。他打了个电话。陆副庭长在电话那头说：“那个案子恐怕遇到麻烦啦。很奇怪，王根宝这个案子怎么会惊动到上面了？我们纪检委书记在过问此事。凭我的直觉，他会插手此事。”裴国庆一时无言以对。愣了半晌才支支吾吾地问：“这太奇怪了，你们纪检委书记怎么会过问这个案子呢？”“既然纪检委书记出面过问此事，我们就必须十分谨慎地对待此事了。裴律师，为了今后，这次王根宝的案子我们不得不先搁置一下，看看风向再来决定要不要管下去了，否则会引起火烧身的。”陆副庭长此时明确表示了态度。

王根宝让裴国庆叫到黑金事务所去的时候，一度满怀喜悦。他一进裴国庆办公室的门，就迫不及待地问到：“怎么样，裴律师，见到陆庭长了吧？他怎么说？什么时候可以处理我的案子？”裴国庆直截了当地说：“最近最高院出了点事，外面有人检举有法官以权谋私，结果事情闹到了纪检委，眼下纪检委正在派人到各庭调查情况呢。你想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陆庭长怎敢轻举妄动？”“那，那我该怎么办啊？”“只有耐心等待了。”裴国庆道，“我的意思，王老板就不要在北京死等了，不如你先回去吧，这里的事我们会替你处理的。”

王根宝回到C市的第三天，从北京传来了坏消息：最高院陆副庭长不再管他的案子了，他的案子被换到另一个庭去处理了。把这个坏消息告诉王根宝的正是黑金律师事务所的裴国庆律师。“裴律师，你告诉我这些是什么意思？”王根宝有一种被耍弄了的感觉。“情况有了变化，我当然要在第一时间告诉你了。”裴国庆解释说。“那听你的口气，你们准备放弃了？”王根宝追问。“那不会，我们当然会继续努力的，但因为承办人不再是陆庭长了，我们就不敢对你打包票了。”裴国庆明确讲出了自己的意思。“那么，万一我的案子失败了，我给你们钱怎么处理？”王根宝想起

那笔现金来。“你的钱我们该花的都已经花出去了，王老板提这个是什么意思？”裴国庆的语调突然变得冷漠起来。“我能有什么意思呢，我总以为拿了钱就应该办事啊。”王根宝不客气地戳了一句。“没错，拿了钱当然应该办事，王老板觉得我们没有办事吗？”裴国庆毫不客气地反问了一句。“可我没有看到满意的结果啊？”“办不办事和办不办得成事，这完全是两个概念。我们能做到的就是认真负责替你办事，但世上的任何事都会有两种结果，至于能得到什么结果，这就要看具体情况和运气了。”王根宝真想破口大骂，但他知道即便自己跳得三丈之高也无济于事。

王根宝回到C市后，一直没有和葛辉碰过头。这天，王根宝突然接到葛辉的电话，叫他尽快到他那里去一次。

“昨天市纪委叫我去一次，他们接到省纪委转来的一份揭发材料，说我市有官商勾结、违法乱纪的行为，材料有名有姓，其中提到了你们公司，还直接揭发了我市政法系统官员有受贿干涉司法公正现象。”葛辉严肃地说。王根宝这一惊非同小可。“听说省纪委的材料是从北京中纪委转过来的，所以事情很严重。”王根宝闻言更是惊得瞠目结舌，他的事情竟然闹到了中纪委？

他小心翼翼地问：“你有什么打算？”“我想过了，你必须尽快离开。”葛辉果断地说。“不，你必须尽快出国。”“出国？”王根宝惊愕之余不由叫苦道，“不行啊，我现在已经被限制出境了啊！”“这个我会想办法的，你可以另外再办一张护照。”“这怎么可能？”“你就别管了，我安排好了之后，会叫你怎么做。这次一旦出去后，不能马上回来，必须等整个事情完全平复才可以返回这里。”“可我的案子还没最终结果呢。”王根宝嘀咕道。“哎呀，到了这个地步，你还想什么案子的输赢啊？”葛辉很不耐烦地打断王根宝：“你会害了一大帮人的，弄不好你会被送进监狱，说不定把我都搭上了，还有刁副院长，徐副局长等等，你说是你那些钱重要，还是我们这些人重要啊？”一个星期后，王根宝果然从葛辉那里拿到了一张H市公安局发出的身份证和一本新的护照。

明起连载《魂之歌》

生死对决

温哥华的中国富豪

柯兆龙

